

東方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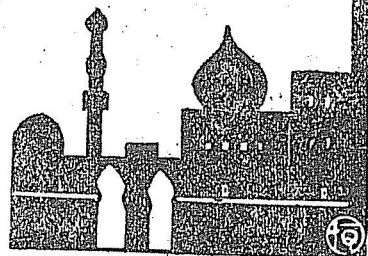
「寇深矣！」

一九三三年的新年，正和一九三二年的新年相同，是在盧光和血腥中消磨了。山海關的陷落，熱河的轟擊，恰巧和一年前的錦州事件互相對照。長城內面中國軍隊的英勇抗日，卻又是一二八反日戰爭的重演。一年復一年，帝國主義是在一天天加緊用飛機大炮挖掘牠的墳墓。中國民族卻是一天天掙扎着用鮮紅的血液，寫這個慘痛時代的歷史！假如中國民族真是「昏迷陳死了的民族」，假如中國大眾永遠是不會知道爲解放奴隸的屈辱的地位而拼死活鬪爭的，假如四萬五千萬的人民，都只知道屈膝媚外苟全性命而絕不想爭一點民族志氣的，假如帝國主義可以毫無顧忌地掠奪慘殺，而內部不會發生矛盾衝突的，那我們就只有準備早早滅亡，再不必說什麼話了。但是事實所昭示的，卻並不如此，並不如此！

看看這過去一年餘的形勢罷。瀋陽事變初起的時候，張學良所部

二十餘萬國防軍隊，因奉長官命令，不加抵抗，坐令東北三百餘萬方里的領土完全失陷。這是民族的奇恥大辱。到後來日軍進攻錦州，中國軍隊也同樣地不戰而退。可是到了去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想用同樣便宜的手段，攫取淞滬，十九路軍將士和各地民衆，便開始反抗，奮勇苦戰至月餘之久。日本傾其全國軍力，幾次遭遇慘敗。後來卻因抗日軍餉盡援絕，政府曲意求和，方有五月五日停戰協定的簽字。同時東北方面，義勇軍到處奮起，始之以馬占山，繼之以丁超李杜，復繼之以蘇炳文，馮占海。在四面受敵的險境中，負隅苦戰。歷年餘之久，使日帝國主義不能安枕。雖因衆寡不敵，接濟困難，抗日義勇軍與救國軍先後挫敗，蘇馬滯留俄境，其餘部隊集中熱河。但是這一年來東北民衆的英勇鬥爭，卻已成了一個重要史實，爲中國民族永遠留下光榮的紀念。

最近日本帝國主義，因東北義勇軍勢力已漸孤弱，乃大舉進關，以



89410 圖包圍熱河，席捲平津。北方將士乃於此時奮起，爲國家民族作光榮的鬪爭。榆關之役，何柱國旅在日軍海陸空三面攻擊中，奮力抵抗，安營全營殉國。熱河及北寧路方面，正在鏖戰中，華北將士紛紛請纓，忠勇激奮，不在十九路軍與丁李蘇馮之下。北方形勢既在萬分危急中，時局將發展到如何程度，雖難預料，但是中國軍人及民衆，均有堅決抗日的決心，這已經得到了證明。民族抗日的精神一日未死，則帝國主義永遠不會達到最後的目的。這是我們可以有十分把握的。

話雖如此，民族目前最大的危機卻依然存在，而且時時威脅着這民族最大的危機，不僅由於外交方面的倚賴國聯，政治方面的姑息苟安，更是由於民族全體不會整個參加抗日的鬪爭。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用了全國集中的力量，全國一致的步驟，以向中國大舉進攻。反之，中國方面，自始至終，卻只是局部應付，零碎抵抗。日本是整個的，而中國是散漫的；日本是有計畫的，而中國是零星招架的；日本是主動的，而中國是被動的。日軍席捲了東北三省以後，中國方作東北義勇軍的援助。日軍侵入了淞滬，中國方作就地的抵抗。日本準備進攻熱河，中國方作熱河增兵。現在日軍已長驅入關，中國方作「城下之戰」。敵軍早已深入中國內地，而其餘部隊，依然文恬武嬉，站在城頭上觀火。即令中國軍事經濟實力均足與日本抗衡，但用此種「人自爲戰」的方法，亦斷不能抵當敵軍於萬一。最使我們傷心慘痛的，當淞滬血戰之日，政府仍和敵國信使往還，不斷絕國交，當傀儡國軍隊在日軍掩護下，正向熱

河大舉進攻的時候，中央政府卻仍未下令討伐東北叛逆；山海關已被敵軍攻陷，華北將士正在孤軍抗敵，而政府並無堅決反日之表示；既未正式向日本宣戰，又未準備全國動員以挽回民族滅亡的命運。因此北方抗日軍所處的地位，正和一年前十九路軍和東北義勇軍的地位一般，沒有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實力作後盾，最後除了盡他們個人的光榮的使命以外，於全盤的抗日戰爭，能有幾分的效力，是很可以懷疑的。帝國主義的武裝隊伍已深入腹地了。平津熱河青島已陷入險境，華北將繼東省而淪亡。這真是中國民族的最後的生死關頭啊。爲了挽救這最後的危局，爲了全民族的解放，爲了中國領土的獨立與完整，最後爲了不辜負十九路軍、東北義勇軍與華北抗日將士的壯烈的犧牲，我們要求集中力量，一致步調，以全民族的整個結合，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最後殊死的戰爭。（仲逸）

日內瓦將如何？

當日內瓦外交家分頭四散，正在消度狂歡的新年佳節時，日本帝國主義的重砲卻又轟破天險的山海關，而進窺平津了。這將使國聯的調解工作遭受嚴重的打擊，而現在重開的十九國委員會更無法度過難關了。

我們當還記得在去年李頓報告書發表後二月餘，日內瓦國聯行政院就開始報告書的討論。在中日代表大辯論後，行政院即決議將該